

■徐立

常言道，“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”，大约取“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之意。

也许老天嫌我面目可憎、边框不修，就给了我两面镜子。一面是大儿果果，我去年已发表《养儿启示录》，详述心得；另一面是小女朵朵，同样映见不堪，以资观照。她虽未曾研读梁实秋雄文《教育你的父母》，但个中精髓，已然深味。

我是个火爆脾气，从心理学上讲，大约有点胆汁质倾向，按时下流行说法，容易上头。尽管中年发福后，肥头大耳之貌渐趋弥勒，甚至尝有朋友赞曰“慈眉善目”，但年轻精瘦时，横眉冷对、怒目圆睁的样子颇为狰狞，哪怕今日，若恼了一样化身霹雳金刚。

朵朵不然。她固会生气，但并不生气地表达。譬如，爱吃的饼干业已罄罄——哥哥干的，她必扁嘴泪目、抽噎转身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。以此表示不满，提醒我补充粮草，而非单纯发泄情绪，不知所谓。我曾见有人因此气得掀桌摔凳，无论如何不肯宁息，如有人此刻向前抱住，企图好言相劝，只会得到一只挣扎的待宰仔猪。

多少小事，因怒而大，乃至变炸？可朵朵则是一哄便灵，决不拖沓，主打一个听劝，即便我偶尔走神，没能及时回应，她也顶多向隅而泣，留个背影给我猜。待我从后抱住，许诺未几便可粮丰食足，她自然破涕而笑，不复冰颜。生气，只是她达成目的的手段，而非目的本身。

不怒则不足以彰其欲，过怒则又易反伤自身。仅此一条，足够我参详许久了。朵朵还善包装，把对他人要求包装成自我心愿，令你从潜在的拒绝者摇身一变成为成全者，不做显得不够体贴，做了还自觉挺值夸奖。

最典型的，是某个明媚午后，我与她携手出游公园，旋转跳跃、蹦床攀爬，不亦乐乎，但飞速奔跑的追风女侠终有减速的时刻，于是扭头转身、抿嘴伸手，欲说还休的模样令我自然询问：“怎么啦？”答曰：“啊鼻，我想抱你。”啊鼻之称，源自她牙牙学语时，我欲教她唤我“把鼻”，孰料“把”字只发一半，念成“啊”字（第三声），遂成私人爱称，直至今日。

我自不忍拒绝，俯身托举后，喜获香吻一枚。待负重前行几十步后方才恍然：所谓的“我想抱你”其实是“我想你抱”，前者令我丝毫不生负担，如果是后者，那多少会犹豫考虑一下，一字之逆竟收此奇功，堪称沟通学典范。

受其点化，我也学会了诸如“我想陪你玩”“我想和你一起吃饭”“我想和你看书”之类的心想事成型“真言”，专用于对付冥顽不化的大儿果果，收效喜人，成功率虽不追朵朵，但我认为主要是我外型上不占便宜故，非战之罪，没事的。

没事的，同样是朵朵的口头禅，令我想起《3 Idiots》里阿米尔·汗饰演的兰彻的那句“Aal izz well”，简洁有力，充满乐观。不管是不小心弄坏哥哥辛辛苦苦的积木，还是把妈妈的手机摔在了地上，又或是把递给爸爸的零食掉在了地上，朵朵总是会说声“没事的”，而且，还是略带口音的“埋事的”，不急不躁，心静如水。这一年来，算是我的多事之秋，工作生活不乏烦心、烦恼，每每苦闷，便学着女儿的样子，轻轻拍一拍胸脯，默念“没事的”，似乎真能驱散走盘旋不去的坏运气。

而我之所以大费周章，在深夜一字一句敲下对朵朵的感谢与爱，同样得益于她的教育。在我每天上班前乖巧主动的“bye-bye，我喜欢你”，在我下班回来后惊喜的“你回来啦”，在我加班多天未见后关心的“你好忙吗，我想你”，她总是用笨拙、稚嫩、匮乏的语言，道出对我丰盈而充实的爱。

至于我呢？就让这篇千把字的小文章承载对你的爱吧，愿它没有超载。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## 女儿教我的那些事

## 总要来一次集云山

■陈雨义

约好周末去集云山，天也遂人意，不阴不晒，不冷不热，太爽快了。六天后就是立冬了，“冬”呢？学生接我的车停在楼下了，我拣一件亮黄色的衬衫加一件黑灰外套穿了。组织者杨爱静，一位社区工作者。先去党群服务中心参加一场活动，了解系列服务功能，看了老干部书画展，也把周末的温馨气氛搞上去了。然后做周末休闲去，去哪儿？“有集云山，瑞昌发源地也”（金兆奎《愚溪书院记》），这话很吸引人。我提议带小孩去，让郊游现场更活泼闹热，让周末带娃者安下一条心。

车子一折一折盘旋而上，不那么急促。查《瑞安地名志》，说集云山高447.6米，不高不低，山上空气好，打开车窗进来清爽空气，钱买不来的。一位音乐界朋友说山上的鸟声，分得美声与流行，免费欣赏的。清人编的《集云山志》说：“集云山，去城北里许，邑主山也。其巔境趋平远，为一邑冠。”一个大帽子，绵延四公里，横亘城之北，“虽无奇峰怪石、诡异惊骇之观，而因峦回互，林壑深秀，襟江带湖，屏蔽北郭，巍然特出于诸山之上。”为县城阻寒流挡寒风，优化一个城的小气候。

你去过集云山吗？有人应答：没去过。一定要去一次，你说呢？有人应答：是的，是的。

集云山称一邑主山，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载：“三国吴分永宁置罗阳县，此置县之始，属临海郡，建治北湖鲁谷。”“北湖，在城北里许，源出集云山，众流瀟焉。”起始建县叫罗阳，县治就在集云山南麓，水从集云山来，水停聚之处，辟街巷，开河渠，择耕地，聚族而居，离散者归来，人口也就集聚起来了。打个比方吧，出生时的瑞安，小名叫罗阳，小家在集云山脚，如摇篮在焉，摇摇摆摆，一千多年摇过去了，一个中国百强县市瑞安，壮健无比。车上我与学生聊起来了，有点兴奋。

集云山横倚县城之北，俗称横山。先前有横山乡，一个乡建制，不小的地方，有猪头岩、三步岩、后岗底、灯台厂、外岭头、三都岭，村名很“山”，不过村民早早搬迁山下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近郊农民先入城。城之北，沙河底，一片平原上那叫什么“星”的一个个村，即是。

到了集云山水库，游人不少，仰头一看有“安固楼”。安固，瑞安老县名。瑞安曾名罗阳、安阳、安固，集云山曾名安固山，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：“唐天复二年，有白鸟栖于集云山，诏改安固为瑞安。”瑞安之所以叫瑞安，与集云山的一个瑞兆有关，集云山又添一层神秘与亲切。乌鸦有白色的？是的，白羽之乌，自然界所罕见。古书上说，“甘露降，白鸟见，连有瑞应。”白鸟是一种瑞物，赋予祥瑞之意，白鸟栖于集云山，人们觉得这是个好兆头，就把县名改为瑞安了。《集云山志》里说集云阁在寂寂寺左侧，又名白鸟亭。若重建好了，必去打卡。

## 十二岁的山坡

■孔令周

在十二岁男孩的眼里，学校操场主席台后面的那一片山坡，无疑有着无穷的吸引力。他的教室在最里面一幢楼里，山坡是必经之路。

男孩刚转学到镇里，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，一切都是新鲜的。上学时经过的那片棚下市场，各种农具，堆成山的菜蔬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一到雨天，污水横流的泥地，脚都无法踏过，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，不同于大山里认知的那一份新鲜。

学校附近的街上卖一种早餐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年糕奶裹住油条的小吃，慈眉善目的老人手法敏捷，年糕奶一摊，油条一放，再一卷，顾客就可以拿着边走边吃。他一尝就喜欢上了，这种软糯与油脆的奇妙组合，总使他的味蕾黏上了长久的记忆，欲罢不能。还有让他想起来就分泌唾液的，是教学楼对面的一间小卖部，卖各种零食，其中有一种白萝卜片，用什么特制的黄水泡过，颜色变得黄黄的，入口酸酸甜甜，这也使他难忘。但遗憾的是，口袋里硬币老是没有几个，看着别人大口大口地吃，他咽了咽口水，默默走开。

他学会了蒸饭。淘米、放水，绑好饭盒，然后撒开腿飞奔。蒸饭的大灶也在山坡旁，掌锅炉的是一位腰膀粗壮的老汉，每次起盖的时候，都要用很粗的绳子通过一组滑轮吊起，在蒸汽氤氲里，躺着几百个饭盒，在弥漫的白茫茫里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找着他的饭盒。

数学老师住在山坡里侧单身宿舍里。刚从师范毕业不久，是个帅小伙，教学认真负责，经常备课到深夜，第二天起来眼睛通常是红红的，布满了血丝。知道他从山区刚转学过来，为了让他尽快适应学习，经常给他“开小灶”。于是，他又成了这间宿舍的常客。



连永考/摄

瑞之意，白鸟栖于集云山，人们觉得这是个好兆头，就把县名改为瑞安了。《集云山志》里说集云阁在寂寂寺左侧，又名白鸟亭。若重建好了，必去打卡。

“瑞安”与集云山有关，人们总觉得集云山有精气有灵气。人文传说是城市的文化符号，如温州的白鹿衔花，乐清的箫台奏乐，龙泉的欧冶子铸剑号曰龙渊，缙云的黄帝炼丹曰仙都。瑞安的“白鸟兆瑞”是千年古县第一个好故事，我的一本探索瑞安地名文化的书，书名就叫《白鸟兆瑞》。

人们说，瑞安城面对飞云江，背靠集云山，山与水“重云”，乃祥瑞之地。

近城山水是踏青好去处，有集云八景。本寂寺始建于唐垂拱四年（688），有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的匾额，明末进士林增志曾在此读书隐居，寂寺晚钟为集云八景之一。

集云山是城市森林公园，有木本植物55科96属140种，鸟兽类动物14目22科27种，有着丰富的生物群落，有愚溪大峡谷原始森林，有集云水库与愚溪水库，夏季气温比城内低，是一个清凉世界。

集云山冈峦回互，西去陶山，东去莘塍，北去驮山，明代在山西设军机场，屯兵抗倭。也是老革命根据地，后岗底有农民协会，有农民赤卫队，刘英到了后岗底，建交通联络站，恢复党支部，有红色故事。

集云南山麓山水闲美，向是学子潜心苦读之地，《集云山志》里载有探花楼、耕绿亭、萱竹堂、泳锦堂、愚溪书院，不少人文资源，文旅正兴起，新的景点新的民宿也有了。

集云山，吃烤全羊，大人们这样对娃们进行发动。听说看碑文之时，娃也不忘问：烤全羊呢？也有娃问“这是什么花，这是什么虫”，开了小黄花的叫野菊花，扎上了裤脚的叫覆盆子。

大人小孩都玩得开心，你还想什么，这就是了。

一天晚上，他从数学老师宿舍里出来，经过山坡附近学校后门一排老教师宿舍，一阵哀怨凄婉的歌声瞬间击中了他，“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，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，若说有奇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……”透过木格子窗户，他看到一个四方方的物件里正在播放着《红楼梦》的故事，他愣立许久，这一刻，不知道天上人间，忘了回家的路。

天气在一天天变暖，语文课本在班主任温柔的慢声细语里一页页翻过，从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吹到《中条山的风》再到《凡卡》，他也不断奔跑在镇里坑洼不平的石头路与学校的小山坡之间。在奔跑的浮光掠影中，小镇的各种景色都像毕加索的画一样不真实起来，汇成一条扭曲的彩色河流，流淌过他的心。那棵倒影在河边的树，谁家屋顶一哄而起的几只鸽子，水果摊，棚下菜场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学校围墙上雷锋的画像，转角处那个永远笑眯眯如弥勒佛的油炸油条大爷。

直到他邂逅了一场集会。那个周末，他没回老家，照例去蒸饭、取饭盒。操场上人山人海，那是他们平时做操升旗的地方，现在全是像筷子一样插满了人。他勉强挤到山坡旁的小角落，从人群的缝隙里看到主席台上齐溜溜被押着一排人，约莫十来个，全都低着头，手反绑在后面，胸前还挂着牌子，写的字看不清。主席台上几个穿制服的人在威严地讲着话，但是那些话很快淹没在台下排山倒海般的呼喊声里。

他很快就毕业了。经过岁月的冲刷，小镇上的那片山坡早就了无痕迹，连原有的街道也不见了，好像一切从来没有存在过。但他知道，十二岁的山坡一直在他的心里，山坡上的树木与杂草，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在记忆深处疯长。

## 石头墙里的白玉

■陈桂芬

我老家有一间“小披间”（村里的形象叫法，貌似一间房披在另一间房边上），30多平方米的屋檐搭在小弟四层楼的主体上，另一侧的墙体是上世纪60年代垒起的石头墙，两米多高的主体由方块青石层层叠起，石缝间填着蛎灰——这被乡人称之为“白玉”的古老建筑材料，将粗粝的时光打磨得温润如玉。

母亲走后，披间便空了下来。父母的遗像悬挂在墙上，静默地守望着老屋。最近我把这个披间修复了一下，添了千余张瓦片，更换了腐旧的椽子，确保安全牢固。唯有那堵石头墙岿然不动，石缝间的蛎灰依然坚实，藏着说不出的坚韧。现在这样的方块石头墙在农村已经很少见，填缝的蛎灰也几乎绝迹了。

蛎灰是沿海一带的魂。汉时便有记载，是一种传统建筑及装饰材料。建房时，石头与石头之间要填它，砖与砖之间要粘它；豪门大户的灰塑要它点睛，寻常人家房屋的粉墙、做灶要它抹面，达到平滑、美观。我见过最老的蛎灰墙，是在已有270多年历史的老祠堂飞檐下，历经数百年风雨仍泛着玉色。

蛎灰的来源，00后可能已不大了解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几乎人人皆知。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第十一卷《燔石·石灰》中提到：“凡温、台、闽、广海滨、石不堪灰者，则天生蛎虫豪以代之。”说明古时东南沿海地区缺乏石灰石，智慧的先民利用牡蛎壳代替了石灰石，已普遍采用牡蛎壳烧制蛎灰。

蛎灰是从蛎壳煅烧生成蛎灰，看起来粗放简单，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马屿文昌街尾下官前不远处就有一个烧制蛎灰的蛎灰窑，是一个长宽各五六米、高不到一米的土坑，旁边堆满了像小山一样的大大小小的牡蛎壳，它们是烧制蛎灰的最重要原料。蛎灰窑内分上下层，上层置蛎壳，下层置燃料，设有通风道。烧制时最底层放置干燥的稻草，牡蛎壳和木炭（后来用煤炭或焦炭）掺和在一起，然后堆在稻草、谷壳上面一起烧，最早用手力风箱，后为电动鼓风机向通风口强力送气，并排放出大量的白烟雾，冲上天空，几百米远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。烧制工不断在蛎灰窑里添蛎壳，连续烧了五六个小时，把蛎灰窑烧得像一座小火山似的才熄火。《弘治温州府志》卷七“器用”中指出：“蛎灰，以牡蛎壳煅灰为上，小蛎壳为次，小蛤壳为下，三色不等，而大蛎为胜。”这说明了牡蛎壳大小烧制出来的蛎灰质量也有所不同，大蛎壳最好，杂质相对较少，结构疏松，易于煅烧；小蛎壳居中，小蛤壳则最差。所以，工人尽量选择最优的牡蛎壳来烧制。

蛎灰窑边有一对大小相同的石鼓，石鼓下压着圆磨盘。石鼓上面有一只木水桶，蛎灰风化后，工人用铁锹将蛎灰慢慢地铲到磨盘里，陆续加水，再用老牛拉磨，后来使用电动机，通过湿法研磨将蛎灰磨成蛎灰浆。浆液从磨盘边渗出，质地像牛奶般细腻，这就是“白玉”。

《弘治温州府志》里提到，“蛎灰”（即蛎灰）出沿海四县，凡筑室为瓦、为墙、为池、为沟，靡不用焉。其为船则捣以桐油，如胶漆混其罅，入水不漏，功用甚博。较于他州石灰之用，尤为壅绩。”《瑞安乡土史谭》中则写道：“蛎灰壅田，邑农人浓用以壅田，得益颇多，田中昆虫皆毙，是介类之能，益植物者。”这些历史记载，说明古代蛎灰在沿海地区广泛使用，除了传统建房、建城墙、筑桥梁、修殿宇、点缀堂室之外，还用作修沟渠和木质船舶的填缝，在农业生产中还有除虫的作用。显而易见，先民的智慧，全在这灰白之间。

随着水泥等其他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，蛎灰的使用量急剧减少，直至不再使用。可我老家的披间石头墙还在，石缝里的蛎灰依然坚实。这堵墙或许迟早会被推倒，白玉终会消逝，可它在我心里永远是雪亮的。

《弘治温州府志》里提到，“蛎灰”（即蛎灰）出沿海四县，凡筑室为瓦、为墙、为池、为沟，靡不用焉。其为船则捣以桐油，如胶漆混其罅，入水不漏，功用甚博。较于他州石灰之用，尤为壅绩。”《瑞安乡土史谭》中则写道：“蛎灰壅田，邑农人浓用以壅田，得益颇多，田中昆虫皆毙，是介类之能，益植物者。”这些历史记载，说明古代蛎灰在沿海地区广泛使用，除了传统建房、建城墙、筑桥梁、修殿宇、点缀堂室之外，还用作修沟渠和木质船舶的填缝，在农业生产中还有除虫的作用。显而易见，先民的智慧，全在这灰白之间。

随着水泥等其他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，蛎灰的使用量急剧减少，直至不再使用。可我老家的披间石头墙还在，石缝里的蛎灰依然坚实。这堵墙或许迟早会被推倒，白玉终会消逝，可它在我心里永远是雪亮的。



蛎灰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  
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宣  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